

城市空间的生产

——以近代上海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城市化为例

张晓虹, 孙 涛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上海 200433)

摘要:城市地区景观的演变反映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格局演替的人为干扰过程。由于人类活动的强度、频度及方式的差异,从半自然的农业生态景观演化为以人工建筑为主的城市生态景观的过程,可能呈现多样化的面貌。利用GIS技术将20世纪上半叶上海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土地利用状况逐年复原,发现其景观演变过程表现为由以农业生态景观为主转变为城乡景观杂错分布,并且这一进程因为各种政治事件的影响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及空间差异性。揆诸史实,可知上海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城市化与城市空间的生产不仅是上海都市政治的产物,更是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典型。

关 键 词:空间生产; 城市化; 城市建成区; 江湾五角场地区; 近代

中图分类号: K92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1)10-1181-08

1843年上海开埠后不久,英、法、美列强就先后在上海县城北部沿黄浦江西岸及苏州河两岸创设租界,启动了上海的近代城市化进程。随着近代工商业在上海的确立并迅速发展,大量人口涌入上海地区,上海的城市空间从此进入一个急剧扩张的时期。到1930年代,上海已由一个典型的江南县城成长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与此相应,上海租界及县城周边的地区也从半自然的农业生态系统为主的乡村景观演变为以人工生态系统为主的城市景观。

作为中国现代城市的策源地,上海的城市化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过,历史学者所关注的主要是上海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特点与转型^[1-2],而地理学者侧重研究当代城市化对上海生态景观的演化问题^[3]。事实上,开埠以后上海地区的迅速城市化及其由典型的江南水乡生态景观向城市生态景观演变的历史过程问题^[4-6]及其背后的形成机制,对今天上海的城市生态格局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受到资料及研究方法的局限,对近代上海城市空间的研究长期停留在文字描述阶段。近年来研究资料的拓展以及GIS技术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应用,使得通过分析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过程来研究城市建成区的形成以及生态景观

的演变成为可能^[7-9]。本文以位于上海东北部的江湾五角场地区为例,研究该区域在1900~1949年间土地利用/覆盖方式转变的空间过程,进而讨论此地区生态景观格局的演变特征及其形成机理。

1 研究方法与研究数据的获取

作为景观类型中的一种,城市景观以其特有的景观构成和景观功能区别于其它的景观类型。从现代景观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城市景观属于与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相对应的人工生态系统。对城市景观演变的考察主要通过其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过程来进行,即依据分类体系将研究区域内的土地使用类型区分为建成区和非建成区,其中建成区分为道路、住宅、工厂和园林,非建成区分为农田、村宅、河流和滩涂。具体的研究线路是先利用历史文献与地图资料提取出研究区域内的城市土地利用信息,再用GIS数据对1900~1949年期间的各类景观要素的时空间信息进行处理,制成按时间连续变化的景观分布地图。受到研究资料的限制,本文只能对道路、园林、村宅和水道进行定位。最后分析研究区域内景观演变的驱动因素。

本文所选取的研究区域是位于上海市杨浦区的江湾五角场地区,即今杨浦区五角场镇及殷行两

收稿日期:2010-11-24; 修订日期:2011-05-2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771056)、国家教育部重点人文社科基地项目(10JJD770003)、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05FCZD004)。

作者简介:张晓虹(1965-),女,河北景县人,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城市地理与历史文化地理研究。E-mail: zhangxiaohong@fudan.edu.cn

个街道所辖的区域(图1)。20世纪上半叶,这一地区迅速从乡村转变为新型城市建成区。受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及突发性历史事件的影响,该区域的生态景观转变过程具有一定的个性,但其过程仍有益于揭示近代中国城市景观形成及演变的一般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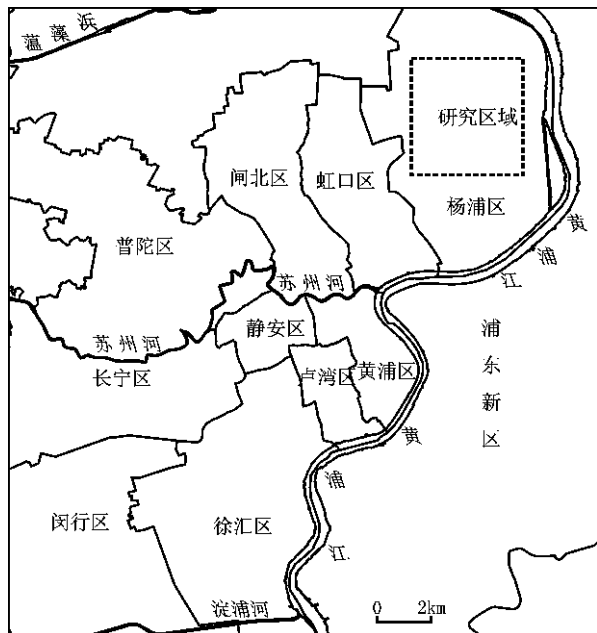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区域概况

Fig. 1 Sketch map of study area

2 近代江湾五角场地区景观的演变

1843年上海依约开埠,江湾五角场地区时属宝山县的殷行、江湾两乡。作为上海东北部重要的棉花产地,其时当地的传统棉纺织业十分发达^[10]。因地处上海租界东北郊,加之连接上海与宝山两县的淞沪铁路的贯通,这一地区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中发展出新型的城郊蔬菜、花卉种植业,整个区域呈现出日益兴盛的景象^[11]。进入20世纪后,江湾五角场地区由单纯的乡村景观向城市景观与乡村景观杂错分布的状态转变。

2.1 1900~1928年以乡村景观为主导

在南部租界扩张的带动下,江湾五角场地区的社会、经济在20世纪初已被纳入上海城市化进程。尽管如此,若将当时该地区的土地利用状况复原到图上(图2),可以看出1900年这里仍是绿野平畴、河道纵横的江南水乡景观:东部沿黄浦江有衣周塘堤岸,堤坝外是大片的滩涂,名为隐沙。而东西向的河流主要有大坟港、杨树洪、老白港、徐和浜、南老河、巽风浜、毛家浜、钱家浜、横浜、虬江、浣纱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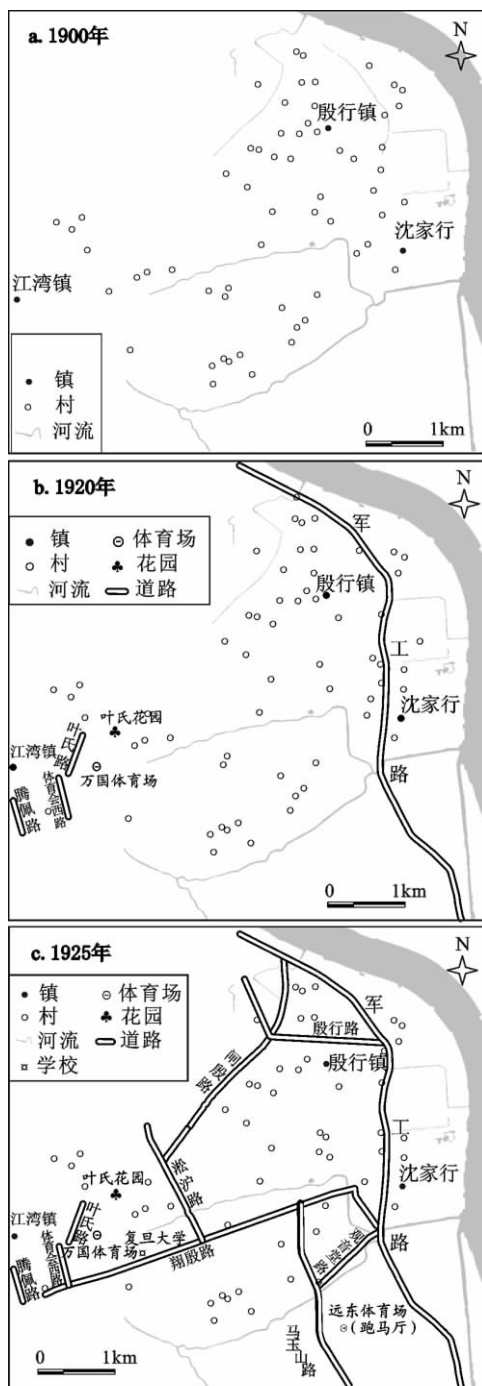


图2 1900~1925年江湾五角场地区景观的演变

Fig. 2 Landscape change of Wujiaochang area
in Jiangwan Town in 1900-1925

走马塘等,南北向则有随塘河和小吉浦。在这片原野上分布着近90个村宅,如洪东宅、杨家宅、奚家角、金许宅、汤家巷等。居民们以种植棉粮为主,手工业以木机纺织土布著称,产品远销海内外^[10~12]。此外,还有观音堂、东岳庙、土地堂、沈家观音堂、白灵庵等庙宇。除了江湾镇外,稍具规模的市镇只有

东部的沈家行,其原有的市街两侧设有茶馆、酱园、糟坊、棉花店、木行等店铺和修船工场等^[12]。

事实上,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城市化肇始于20世纪初。1908年,浙江商人叶贻铨集资在本区西部建造了万国体育场,随后又在体育场东北部修建叶家花园^[13]。同年,沪江大学在沈家行开设基督教礼拜堂及1所小学^[12]。1917年筑西体育会路,1921年在东北部筑殷行路,1922年起陆续筑成连接本区与相邻区域的淞沪路、翔殷路、翔殷西路(今邯郸路)、黄兴路、其美路(今四平路)等5条干道,由此形成五角场交通中心^[12]。在东部地区,连结引翔港镇、马桥、杨家浜镇、卢家桥、瑶阶弄和沈家行镇的马玉山路筑成^[14],1926年再筑闸殷路^[12]。随着以上交通干道的修建,一些城市设施也在这里开始出现:1922年,复旦大学迁至翔殷路;1923年,虬江北岸有沈家行公民小学落成;1924年在东部走马塘北侧建造了远东体育场^[12]。江湾地区单纯的乡村景观悄然发生了变化。

作为区域中心的江湾镇也开始改变,在当地棉花种植基础上形成区域的棉花集散中心,有大小商铺三百余家,形成颇具规模的大型市镇^[11]。与此同时,因四周交通干道修成,东部的沈家行也开始向城市建成区转变。据1923年沪江大学社会调查资料记载,当时沈家行居民七、八十家,约有360余人,共有各类店铺68家。附近设有派出所,街两端设置栅口,有2人守夜,以防盗贼^[12]。

2.2 1929~1937年城市景观初步形成

1929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制订的《大上海计划》拉开了江湾地区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的序幕^[15]。它将毗临吴淞港的江湾地区作为规划中的市中心区域,用以对抗外国势力控制下的租界地区^[16]。

在实施《大上海计划》的过程中,规划市中心区域的江湾东北部地区迅速由乡村景观转变为城市景观。这里先后修筑了以“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为首字命名的道路51条以及淞沪铁路三民路支线,随后市政府和所属各职局办公楼以及职员宿舍也渐次建成,如上海新村、水电新村、邮电新村等^[12]。之后又起造江湾体育场、市立第一公园、市图书馆、博物馆、市医院和卫生试验所等建筑,并在东部黄浦江边兴建了虬江码头。大约到1936年,新市中心区的建筑基本落成。此外,围绕着新建的市中心区域,在附近的水陆交通便利处还兴建了一些工厂与农场,如1926年至1930年在殷

行建有闸北水厂、闸北发电厂和上海制酸厂^[12]。在素有小五角场之称的体育会路交叉口周围则新建起畜殖牛奶公司、种植园、小观园等^[12]。通往新市中心区域的翔殷路两侧,1928年后逐渐建成民生养殖场、检疫所等。该区域内原有的大量村宅消失,建筑密集、道路纵横的城市景观大体形成。整片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显著改变(图3)。

2.3 1937~1949年城市景观的变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江湾地区正处于日军进攻上海的通道,新建成的市政府各职局办公楼和本区内的自然村大多毁于兵燹。沈家行除静修庵及少数民房幸存外,大多被夷为废墟。东部的牛奶公司、种植园、小观园及其它大部分建筑也被焚毁。各处交通要道被日军封锁,居民四处流散^[12]。

兵火之余的市政府办公楼等公共建筑为汪伪政府侵占。日军还在五角场东南角兴建了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办公楼,在今四平路、黄兴路一带修建大量军营和约150幢小洋房,并在军营与民房之间建筑协进路、协睦路、协成路和新市街、旭街、庆宁街、平昌街、明和街等十余条道路。邻近的协进路附近建有商店,协议路西一街设有中心市场^[12]。五角场及其西南地区因此渐渐形成城市建成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南部的租界区。日伪上海市政府随之迁往租界地区。在日人聚居的区域及淞沪路附近开始有中国人搭建简屋、开设小商店,逐渐形成了城郊棚户区景观^[12](图4)。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管江湾地区。因战前所建市中心区域几乎全毁,加之租界收回,再无另建市中心之必要,故江湾原市中心废置不用,沿用原日军遗留下的大楼、营房作为兵营、物资局等。又在淞沪路桥南西侧建空军子弟学校、福音堂等建筑,并且修建了五角场水泥回旋道和环岛设施以改善交通。与此同时,居民陆续回迁原集聚区,另在淞沪路、邯郸路、国权路、政熙路和大八寺等处搭建棚屋定居,开设日用百货、油酱杂货、粮食饮食和理发等商店^[12]。当时这一区域最兴旺的集市是在原日本人聚居的地区:平昌街一带的商铺已发展到100多家,颇具规模。邻近的协进路、协睦路亦有各地居民回迁定居,市面逐渐兴盛^[12]。此外,在淞沪路东侧和翔殷西路(今邯郸路)一带也是居民较为集中的区域,设有饭店、中药店、铜匠店等各种店铺,但多为棚户简屋。随着城市经济逐步复苏,作为上海东北郊的江湾东部地区也兴建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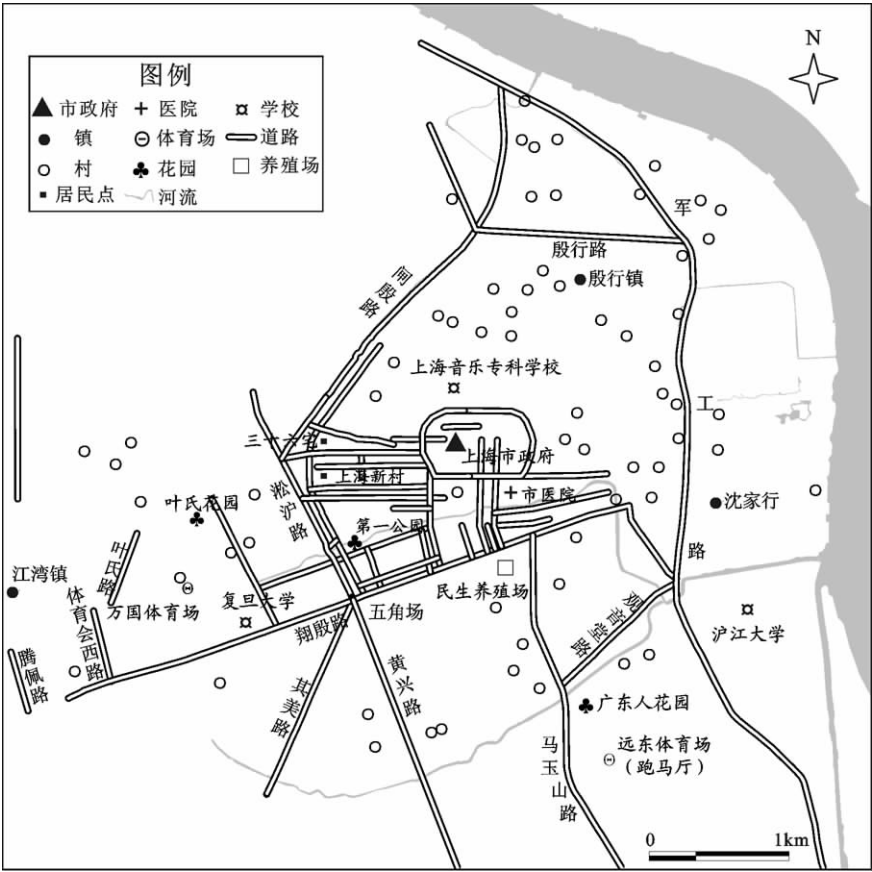


图 3 1935 年《大上海计划》实施后的江湾

Fig. 3 Landscape of Wujiaochang area in Jiangwan Town in 1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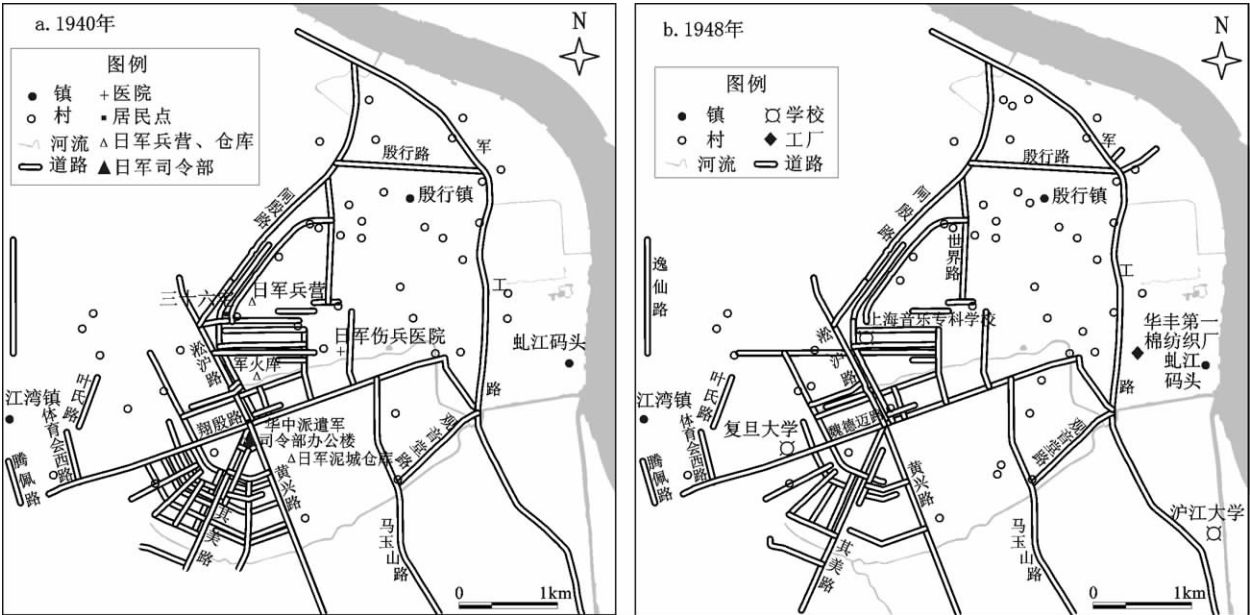


图 4 1940 和 1948 年江湾五角场地区的景观

Fig. 4 Landscape of Wujiaochang area in Jiangwan Town in 1940 and 1948

工厂及住宅区: 原日军海军农场被改建成中国农业机械公司吴淞总厂, 该公司于 1946 年在走马塘北岸建造了宿舍区——中农新村; 1947 年华丰第一棉纺织厂在军工路翔殷路口创建^[12]。

3 江湾五角场地区景观演变特征

在对近代上海江湾地区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后发现, 在 1900 ~ 1949 年短短的半个世纪中, 这一地区的景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3.1 城市建成区分布不均衡, 景观碎片化特征显著

除了上述该区域城市化在时间上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外, 其空间分布也具有显著差异。

在第一阶段, 江湾五角场地区城市建成区主要是沿各交通干线分布, 互不相连, 呈线状、单街区分布态势; 第二阶段的城市建成区集中分布在以市政府大厦为中心的区域内, 开始出现连片集中分布的城市景观; 第三阶段一方面因日军的入侵几乎摧毁了国民政府近十年的城市建设成果: 已建成的市中心区域大面积损毁。而其它城市设施也多遭破坏, 如建于 1924 年、占地面积达 57 万 m^2 的远东公共运动场是战前上海东北郊重要的休闲场所, 一些公共活动亦常在此地举行, 包括 1925 年五卅惨案后上海总工会所召开的声援反帝大罢工的万人大会。该运动场在 1937 年被日军占领, 部分区域辟为军营, 其余则被毁为农田^[12]。但另一方面, 战争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即本区域的东南部因作为日军重要的军事区域, 迅速形成连片的城市景观。这几处不同时期形成的城市建成区, 在地域上呈现出断续的、不相连属的状况, 造成了江湾五角场地区城市景观的碎片化, 继而影响到该区域生态环境的演进。

3.2 自然生境受到扰动、生态通达性有所降低

城市景观中承担自然生境功能的单元类型主要有林地、草地、水体以及少量的农田。而伴随着城市建成区的扩大, 江湾五角场地区半人工的农田景观单元以及自然的林地景观单元在 1920 年代以后开始减少。其中, 作为江南地区生态系统中极为重要的河网体系, 其密度不断下降, 产生了消极的环境后果。

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使得江湾五角场地区的河道系统被扰乱, 一些河道先是水流不畅, 继而干涸, 最终消失。比如杨树洪东段自黄浦江起至军工路, 在 1936 年修建虬江码头后, 出浦口受到堵塞, 引起

水流不畅, 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灌溉^[12]。而改变最大的是隐沙地区的水道系统。1937 年前隐沙的北部有水漏浜和老白港,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将老白港吹泥填土建造电台^[12], 从此这里港汊、沙滩纵横交叉的景观发生巨大变化。显然由于人为干扰组分的阻隔, 自然生境之间的联系通道被割断或破坏。但从另一方面, 人工干预也使得一些河流得以畅通。其中, 在 1929 年至 1934 年间建设新市中心区时, 虬江作为主要排水河道和小型船只航运需要, 曾经得到大力疏浚^[12]。

城市化的另一个结果, 便是在建成区内形成大面积不透水材料所覆盖的地面。江湾五角场地区早期道路的修建, 大多采用透水性能较好的煤屑路面^[10], 其对应自然的水热交换过程影响有限。随着三十年代兴建市中心区域, 其主要干道的铺设改为透水性能较差的沥青或柏油路面^[12]。甚至一些原来是煤屑路面的干道也在后期加以改造, 如翔殷路西段原为煤屑路面, 1935 年拓宽时改铺柏油路面, 1947 年又用沥青石子铺设路面^[12]。这一转变对该地的水热交换过程的损害可想而知。

在城市建成区内部, 自然组分萎缩更甚。在《大上海计划》建设的市中心区域, 尽管人们已意识到景观的重要意义。1935 年 10 月竣工的上海市立第一公园, 占地 5.12 万 m^2 , 为新市中心区建设计划中的配套建筑“国和路之市立公园……举凡假山、河道、桥梁、草地、花朵、苗木, 无不应有尽有, 诚为沪上不可多得之公园”^[17]。但这种自然半自然的人工绿地只是零星分布在极少数的公园或道路绿地中, 且比起自然生态系统来, 它们类型单一、覆盖稀疏, 又缺乏空间层次性, 难以完成应有的生态功能, 即物种扩散、能量流动、风险转移等, 而该生态系统所具有的涵养物种、净化环境的能力随之呈非线性降低。

4 江湾五角场地区城市化驱动因素

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城市化过程是有阶段性的, 这种阶段性, 从宏观来看, 是上世纪前半叶已纳入全球经济中的上海城市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所致。具体而言, 江湾五角场的发展与二十世纪以来系列的历史事件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4.1 一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

1914 年一战爆发, 大量来自欧陆的外来资金被迫抽回其殖民母国。同时, 列强对华输出的商品

锐减,而对中国的原料与部分商品的需求增加,这就使得原来在外国控制下的中国市场浮现了一丝空隙,为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华界势力藉此坐大,在不到 5 a 时间里接手了早先为外资所专断的许多生产领域^[18]。江湾五角场地区就是在此际因华资的直接导入,开始城市化的进程。

本地区的城市化肇始于浙商叶贻铨于 1908 年集股创办的万国体育场。这个占地面积 80 万 m² 的体育场,系国人在上海修建的第一个跑马场^[12]。自万国体育场建成后,为方便交通,原自然形成的江湾东部走马塘边的河滩东路被拓宽并铺设为煤屑路面,该区片逐渐转变为城市区域^[12]。1922 年连接江湾与沿江军工路的翔殷路贯通,中国人创建的第一所教会大学——复旦大学迁入本区^[12];同样,该区域东部的远东体育场、马玉山路和民生养殖场均由民族资本家出资修建^[12]。

4.2 新型民族主义的出现与《大上海计划》的制定与执行

上海虽在 20 世纪已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但

其经济实力以及建成区域都集中在租界地区,这一点让国人极为愤懑^[19]。1928 年以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打造而成的《大上海计划》正式出台,它是以建立一个理性、效率、秩序的新中国都市生活为主旨,以动员民族主义、促进民族认同为目标的都市规划^[18]。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市政府极力主张另辟新区建设一个理想中的现代都市,以对抗以租界为中心的旧有上海政权。新区的市中心就选择在租界以北、邻近吴淞港口的江湾五角场镇地区^[16]。

这一新型的城市规划于 1929 年开始具体实施。上海特别市市政府通过一次性收买规划中的市中心区域土地,修建道路及建设或迁移各种公共设施,使当时地属江湾、殷行乡的这一地区土地利用方式由原有的农业用地直接转变为城市用地。从表 1 中可以发现 1929 年度上海市土地局所颁发的土地执业证中,江湾与殷行两地发给土地执业证分别为 848 和 647 宗,位列全市第一与第三,合计占到全市总数的 36.15%。

表 1 上海市土地局发给土地执业证统计(1929 年度)^[20]

Table 1 Statistics of land practice certifications issued by Shanghai Land Bureau in 1929 - 1930^[20]

| | 1929 年 | | | | | | 1930 年 | | | | | | 总计 |
|----|--------|-----|-----|-----|-----|-----|--------|-----|-----|-----|-----|-----|------|
| | 七月 | 八月 | 九月 | 十月 | 十一 | 十二 | 一月 | 二月 | 三月 | 四月 | 五月 | 六月 | |
| 沪南 | | | 2 | 1 | 57 | 70 | | 21 | 5 | 117 | 167 | 102 | 502 |
| 杨思 | | | | | | | | 1 | | | 19 | 7 | 26 |
| 漕泾 | | | | | | | | 1 | | | 7 | 8 | 16 |
| 特别 | | | | 1 | | | | | 1 | 6 | 5 | 2 | 15 |
| 洋泾 | | | 1 | | 12 | | 3 | | | | 2 | 1 | 19 |
| 引翔 | 1 | | | | | 2 | | | | | 2 | 4 | 9 |
| 高行 | | | | | | 1 | | 1 | | | | | 2 |
| 蒲淞 | | | | | 1 | | | 2 | | | | | 3 |
| 法华 | | | | | | | | | 1 | | | | 1 |
| 陆行 | | | | | 1 | | 1 | | | | | | 2 |
| 闸北 | 27 | 19 | 11 | 26 | 9 | 20 | 5 | 12 | 23 | 17 | 10 | 9 | 188 |
| 江湾 | 178 | 32 | 26 | 66 | 73 | 44 | 52 | 67 | 97 | 89 | 45 | 79 | 848 |
| 吴淞 | 27 | 18 | 11 | 24 | 23 | 18 | 76 | 25 | 12 | 65 | 23 | 17 | 339 |
| 高桥 | 98 | 45 | 27 | 42 | 36 | 51 | 37 | 67 | 51 | 65 | 75 | 71 | 665 |
| 殷行 | 101 | 105 | 85 | 17 | 40 | 23 | 30 | 9 | 34 | 35 | 70 | 98 | 647 |
| 真如 | 82 | 38 | 36 | 40 | 44 | 50 | 40 | 15 | 60 | 95 | 58 | 28 | 586 |
| 彭浦 | 24 | 7 | 34 | 43 | 12 | 17 | 17 | 14 | 29 | 43 | 8 | 19 | 267 |
| 合计 | 537 | 265 | 233 | 260 | 308 | 256 | 261 | 234 | 313 | 532 | 491 | 445 | 4135 |

因财政上的困难,《大上海计划》的实施步履维艰,收购来的土地没有全部得到开发^[12,18],如所征用的闸殷村土地一直未及经营,后来因苏北等地来沪谋生者在此搭草棚栖身,重新形成村落。还有

一些规划中的道路没有及时修建,如中原路直到 1953 年才筑成^[12]。而一些已建的工程也修改计划,减小资金投入,如虬江码头是市中心所依托的内外贸商港,由于资金紧张,不得不缩小原工程规

模,仅投资 200 万元,到 1936 年秋才竣工营业^[12]。但江湾五角场地区的景观还是在短时间内彻底改观,在原野中兴起了连片的城市建筑:环绕市政府大厦的府东外路、府西外路南侧建有大量公共设施,市中心北部则建有独立住宅 36 幢及中国工程师学会工业材料试验所等单位,原址在法租界的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也于 1935 年秋迁至这一区域(市京路 456 号)^[12]。

4.3 二战中江湾地区的城市化

江湾新市中心区域的景观渐成规模之际,《大上海计划》因日本的入侵而中止,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城市化从此被纳入日军侵华的军事目标下。

江湾地处上海的北大门,成为日军进入上海、控制吴淞口的必经之地。1932 年“一·二八”战争和 1937 年的“八·一三”战役,日军曾炮击江湾地区,造成极大的人员与财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本研究区域内被全毁的村宅约 33 个、道路 16 条^[12]。新建的市中心区域损失严重:上海市政府社会、教育、卫生、民政四局和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校舍均被摧毁^[12]。该区片的城市建成区大幅度萎缩,城市化进程在这一区域被迫中止。

另一方面,日军侵占上海后,编制了《大上海都市建设计划》。该计划特别强调军事和交通运输方面的特殊要求,在上海东北部地区划出大片军事用地,新建江湾及大场两机场,作为日本在中国最大的空军基地^[16]。原上海市中心一带及五角场地区成为日本军事机关、宿舍和医院集中分布的区域,就连在“八·一三”战役中全毁的民生养殖场的地也被日本陆军圈作伤兵医院,万国体育场则被日军改作种植大豆等农作物的军用农场^[12]。

5 结 论

经过研究发现,尽管 1900 年以后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城市化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其特征表现为人工的城市景观逐步取代半自然的农业生态景观,形成城乡景观杂错分布的态势。但这一城市化过程却由于受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政治事件的影响而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民族资本的迅速崛起,直接启动了该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主导下的《大上海计划》的实施,加速了该地区城市建成区的扩展;抗日战争的爆发,则使江湾五角场地区转而发展成为以军事目的为主的城市区域。这一城市化过程不

仅导致了该区域生态景观的碎片化,还使当地的自然生态通达性降低。事实上,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半殖民地政治结构下中国近代城市空间生产所具有的普遍特征:以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城市建设理念为基础,以建立科学、理性、秩序的新中国都市生活为目标,以动员民族主义、促进民族认同为方式,构建一个理想的现代都市空间,用以对抗原有城市空间所代表的旧有政权。这一特征以《大上海计划》执行时期最为典型。但这种城市空间的生产进程,又因着近代中国各种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而呈现出显著的时间阶段性及空间差异性。因此,上海江湾五角场地区的城市化与城市空间的生产不仅是上海都市政治的产物,更是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代表。

参考文献:

- [1] 熊月之. 上海通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2] 戴鞍钢. 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 [3] 高 峻, 宋永昌. 基于遥感和 GIS 的城乡交错带景观演变研究——以上海西南地区为例[J]. 生态学报, 2003, 23(4): 805~813.
- [4] 吴俊范. 城市空间扩展视野下的近代上海河浜资源利用与环境问题[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7, 22(3): 67~77.
- [5] 吴俊范. 从水乡到都市: 近代上海城市道路系统演变与环境(1843~1949)[D]. 上海: 复旦大学, 2008.
- [6] 吴俊范. 上海老城厢: 一个江南城市的景观演变史及其动力机制[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8, 23(1): 5~15.
- [7] 牟振宇. 近代上海法租界空间扩展及其驱动力分析[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8, 23(4): 23~32.
- [8] 张晓虹, 牟振宇. 城市化与乡村聚落的空间过程——开埠后上海东北部地区聚落变迁[J]. 复旦学报, 2008, (6): 101~109.
- [9] 牟振宇. 近代上海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方式转变过程研究——基于 GIS 的近代上海法租界个案研究(1898~1914)[J]. 复旦学报, 2010, (4): 106~113.
- [10] 钱 淦. (民国) 江湾里志[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 [11] 张允高, 钱 淦, 吴 葭, 等. (民国) 宝山县续志[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5.
- [12]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政府. 杨浦区地名志[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9.
- [13] Ding Y. The evolution of Ye's road through the century: An example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J].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6, 3(1): 49~59.
- [14] 姚文彬, 吴 馨. (民国) 上海县志[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5.
- [15] 申报记者. 张市长回沪后之谈话: 以国府慰留, 辞意已打消,

- 《大上海计划》月内可颁布[N]. 申报. 1928-2-14.
- [16] 上海城市规划志编纂委员会. 上海城市规划志[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17] 杨赞廷. 上海地理及社会概况[M]. 上海: 上海市警察局警察训练所, 1945.
- [18] 郭奇正. 泡沫化了的新国族召唤——大上海计划与 1927 ~ 1937 年间上海的都市政治[J]. 台大地理学报(台北), 2001, (29): 27 ~ 65.
- [19] 金敬宗, 1928. 开辟引翔区之意见[N]. 申报, 1928-06-21.
- [20] 上海特别市市政府秘书处. 上海市行政统计概要: 十八年度[C]//张 研, 孙燕京. 民国史料丛刊. 162 册. 郑州: 大象出版社, 1929: 351

Urban Space Production: Urbanization of Wujiaochang Area in Jiangwan Town of Shanghai in 1900 – 1949

ZHANG Xiao-Hong, SUN Tao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landscape in urban area is able to show the disturbing process of the impact of mankind's activities on the succession of natural ecosystem. Due to the discrepancy in intensity, frequency and manner of mankind's activities, there were different looks in the changing from semi-natural agroecological landscape into urban ecological landscape where artificial structures dominated in. The study is to recover the spatio-temporal course of the landscape changes in Wujiaochang area in Jiangwan Town of Shanghai from 1900 to 1949 by using the GIS which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old maps. The research has discovered that the 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from rural landscape to urban landscape had created fragmentation of landscape and declination of ecological accessibility in the study area. This process laid out the multipl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of Shanghai City under the semi-colonial political pattern and the spatial typical structure in the opening ports of modern China. Urbanization in Wujiaochang area in Jiangwan Town was started by the Chinese local capitalists who grew up in Shanghai during the World War I, because the colonial capital was drawn back to their European motherland. However, in this area, large scale construction was brought up by National Government since 1929, as the area was chosen as the core of Shanghai Special Administrative City. This was included in the Metropolitan Shanghai Plan which was stirred up by the rising of nationalism in China. So the aim of the construction was to antagonize the settlement government. However, the urbanization of Wujiaochang area in Jiangwan Town was altered by the breaking out of war against Japan. During war time, the city center in the Plan was abandoned gradually, while in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the area, some Japanese military installations and residential quarter began to build up. In a word, base on the study of urbanization in Jiangwan area, it is found out that, in modern China, the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was deeply dependent of the modern transportation system after blending into the global trade system 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unique historical events. The change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ualistic spatial structure in modern China: the urban politics based on nationalities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urbanization and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in this area.

Key words: production of space; urbanization; Wujiaochang area in Jiangwan Town; built-up district; modern China